

学人文丛



陈子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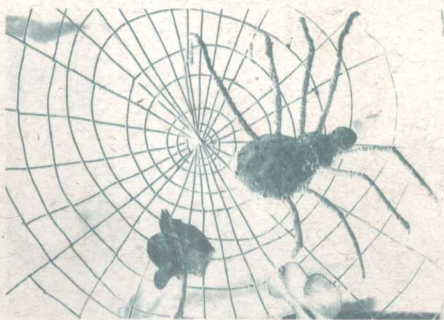
【怀人忆事】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 叶圣陶先生的一幅未刊题签 / 刘延陵忆郁达夫 / 人澹似菊，品逸于梅 / 一个后辈的怀念 / 悼念许钦文先生 / 历历前尘吾倦说 / 盛成先生的一组抗日怀旧诗 / 我与夏公通信 / 赵景深先生对我的帮助 / 琐忆胡风先生 / 彭芳草自述生平及其他 / 台静农先生的两篇佚文 / 遗憾与欣喜 / 我所知道的巴老二三事 / 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 / 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 / 钱锺

书先生与我有关的几件事 / 遥祭李辉英先生 / 藏书家的遗憾 / 忆张向天先生 / 柳苏和周作人佚稿 / 为鲁迅刻名印的“刘小姐” / 将国画与文学联姻的人 / 艺术天地任遨游 / 缘悭一面

【长序短跋】《知堂杂诗抄》海外归来记 / 周作人的《饭后随笔》 / 《周作人集外文》编后记 / 《上帝的儿女们》前言 /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编后缀言 / 《台静农散文集》编后记 /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编后琐语 / 《回忆梁实秋》前言 / 叶灵凤《永久的女性》前言 / 《周越然书话》编者序 / 《刘半农书话》编者序 /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编后记 / 学者散文的魅力 / 《捞针集》自序

生命的记忆

【眉批杂议】梁实秋的书评艺术 / 一个真实的梁实秋 / 开现代学者散文先河的叶公超 / 关于叶公超两题 / 凌叔华海外作品掇录琐记 /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 爱书家的心声 / 说不完的张爱玲 / 笔名小考 / 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种种 / 观赵清阁捐献字画有感 / 台港散文八大家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学人文丛

生命的记忆

► 陈子善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学人文丛

生命的记忆

陈子善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64,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50本

ISBN 7-5320-5511-6/G·5753 定价:(软精)9.50元

序

黄 裳

十多年来,子善先生辛勤致力于新文学史料的发掘、考证、整理,成绩喜人。他搜集、编定了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等人的佚文,为读者提供了可读的文本,给研究者摊出了难得的资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他开手辑佚的工作时,周作人、梁实秋还是被排除在书林之外的“另册”人物,绝料不到后来居然会“热”起来,在不同意见纷起之时毅然从事,终底于成,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周作人后半生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但作为新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研究者还是不能略而不论。要论,就要考查实证。在《周作人集外文》两卷中,就辑存了周作人自己删去的大量佚文,大致恢复了《真谈虎集》的本来面目,在读者和研究家看来,无疑是一种快事。对梁实秋作品的考订整理,也是子善先生用力甚勤的一个方面,有《梁实秋著译年表》为证。

中国过去有悠久的辑佚传统,曾蔚为文苑中的别国,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是一种名著,为文学

史家离不开的文献渊藪。继起者代不乏人。鲁迅先生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也都是人们熟知的。先生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植根于《钩沉》的。基本史料与研究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灼然可见。鲁迅先生是自己动手收集素材的，因为前人没有留下可以凭依的资料汇编。这就给后人以启示，人们已经重视并着手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成绩是显然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中间就有子善先生的劳绩。

前人进行古文献的辑佚，主要依据的是古典文献类书、总集。偶有细心的学者搜索广及地志、文集——如厉鹗的《宋诗纪事》，就为这一工作扩展了视野，是可以借鉴的方法。新文学辑佚工作所依据的则是报刊、杂志和单行著作，辅之以回忆录、社团史料等，其实还是大有扩展余地的。要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是非把眼界更扩展到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不可的。本书中不少记述前辈与辨析史料的文字，就提示了这种研究扩展方向的可能性。作者所援引的书报杂志甚多，这些报刊的背景、倾向与当时作家的思想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比如在30年代，梁实秋所用的笔名就有秋郎、陈淑、敬远、子佳等数十个，这就又有一个考定的问题，作者付出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往往一篇短文之成，作者不知翻遍了多少书报、杂志，而这些在今天又几乎成了“孤本秘籍”，残缺断烂，检索为难。作者埋头于资料的探寻中，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这是读者捧读这本《生命的记忆》时，难免会产生的沉重之感。

作者又是一位新文学书刊的收藏家。他曾记下历访北京琉璃厂、上海文庙书市的访书经历，读了恍如重睹北京厂甸书市风光。但其辛苦搜访的岌岌心情，却与“冷摊负手对残书”者迥异。偶然拾得一二珍异册籍，就亟亟写短文记之，流露出

难以掩饰的欣喜之情。他在北京无意中得到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就是这种奇遇。宋先生穷毕生之力搜集的 7800 册戏剧藏书,50 年代已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但仍逃不脱狼藉市上的命运,真是言之痛心。不论长篇短制,作者记下的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子善先生年力正富,未来的收获正无穷尽,这是读者殷切的期待,也是对作者的鞭策。

1997 年 4 月 22 日

目 录

怀 人 忆 事

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3
叶圣陶先生的一幅未刊题签	5
刘延陵忆郁达夫	7
人澹似菊，品逸于梅	13
一个后辈的怀念	17
悼念许钦文先生	22
历历前尘吾倦说	25
盛成先生的一组抗日怀旧诗	31
我与夏公通信	35
赵景深先生对我的帮助	40
琐忆胡风先生	45
彭芳草自述生平及其他	49
台静农先生的两篇佚文	52
遗憾与欣喜	56

我所知道的巴老二三事 59

64 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

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 67

钱钟书先生与我有关的

73 几件事

遥祭李辉英先生 81

86 藏书家的遗憾

忆张向天先生 89

93 柳苏和周作人佚稿

为鲁迅刻名印的“刘小姐” 98

103 将国画与文学联姻的人

艺术天地任遨游 107

109 缘慳一面

长序短跋

《知堂杂诗抄》海外归来记 115

118 《知堂集外文》琐谈

周作人的《饭后随笔》 122

125 《周作人集外文》编后记

《上帝的儿女们》前言 130

135 《回忆郁达夫》编辑说明

《卖文买书——郁达夫

和书》编后缀言 140

143 《台静农散文集》编后记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编后琐语 145

《回忆梁实秋》前言	149
《也是人生》前言	153
叶灵凤《永久的女性》前言	157
《周越然书话》编者序	162
《刘半农书话》编者序	168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	
编后记	170
学者散文的魅力	173
《捞针集》自序	177

眉批杂议

梁实秋的书评艺术	181
一个真实的梁实秋	183
开现代学者散文先河的	
叶公超	187
关于叶公超两题	190
凌叔华海外作品掇录琐记	193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196
爱书家的心声	198
说不完的张爱玲	200
笔名小考	209
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种种	213
观赵清阁捐献字画有感	216
台港散文八大家	218
跋(陈子善)	233

事 忆 人 怀



北 山 樓 藏 書

许寿裳手书鲁迅诗幅

在鲁迅逝世 50 周年纪念前夕，笔者拜访李毓珍先生，高兴地发现了许寿裳先生亲笔所书的一幅鲁迅诗：《七律·为了忘却的纪念》。

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俩从 1902 年秋在东京弘文学院同修日语时结识起，直到鲁迅逝世，交往之密切，友谊之深厚，决非一般人所能比拟。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先后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为介绍鲁迅生平，弘扬鲁迅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致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至今仍使人深感痛惜。据闻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主编的《许寿裳文集》，以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知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鲁迅的挚友。

许寿裳这条诗幅写于 1939 年 8 月，是应李毓珍先生之请而写的（李毓珍笔名余振，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俄苏文学翻译家）。当时许寿裳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李毓珍为该校法商学院商学系的俄语助教。由于在校长任命许寿裳接任法商学院院长问题上，激进派教授与保守派教授发生意见冲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违反自己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越权任命另一位法商学院新院长，从而引起西北联大师生的一场风潮，校长愤而辞职。这位新校长

到任后,就无理解聘了拥护许寿裳的沈志远、曹靖华等六名教授。李毓珍不过是青年助教,因在这场风潮中站在沈、曹诸位一边,也难逃被解聘的命运。他们离校前向许寿裳话别,并纷纷请他题字留念。许寿裳就欣然命笔,为李毓珍写下了陆放翁的一首七律和鲁迅这首诗。

鲁迅这首著名的七律作于1931年2月,系为纪念殉难的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鲁迅曾将其“录呈季市兄教正”(许寿裳字季市——笔者注)。许寿裳对这首诗很欣赏,他在《鲁迅的避难生活》中特地提到它,说:“全诗真切哀痛,为人们所传诵,郭沫若先生在抗战那年归国赋投笔诗,不是纯用这首的原韵吗?”在当时形势下,许寿裳把这首诗书赠涉世未深的李毓珍,恐怕也是有寓意在的。

许寿裳并不以书法名,因此他的字留传不多,手书鲁迅诗作也许更为少见。这幅鲁迅诗写得清劲、洒脱,特别是多用古字这一点,分明表现了许寿裳曾从国学大师章枚叔学习《说文解字》的遗痕,别有一格。

(原载1986年9月香港《明报月刊》249期)

叶圣陶先生的一幅未刊题签

叶圣陶先生于2月16日溘然长逝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最后一位发起人离开了人世。这位《倪焕之》和《稻草人》的作者，辛勤笔耕70余年，著作等身。他在新文学创作上的杰出贡献，早已有人在研究评说，近年《叶圣陶评传》（陈辽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和《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等书相继问世，用不着我再来赘言。我要说的是我欠了叶先生一段情，叶先生虽然已归道山，我仍深感歉疚。

5年前，我与王自立兄合编《回忆郁达夫》一书。书将编竣，我想到应请一二位与达夫先生有过交往的文艺界前辈题签，叶先生是我考虑的主要人选，因为他不但德高望重，而且二三十年代与郁达夫时相过从，在他主编《小说月报》和《中学生》杂志期间，发表过郁达夫好几篇作品，现存郁达夫1934年9月21日致他的信（见香港三联书店版《郁达夫文集》第九卷）就是两人友谊的见证。但当时叶先生已公开登报声明，由于年迈体弱，不再为人题词写字，怎么办呢？

我不敢贸然行事，只能拜托北京大学研究叶先生的专家商金林兄帮忙。金林兄为人热情，他通过叶先生二公子叶至诚先生为我诚恳相求。叶先生听说要为纪念老友郁达夫的书

题签，一口答应，他不顾眼花手颤，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认真书写了好几条，又剪贴多次，才挑选了这幅较为满意的托金林兄寄给我。

回忆郁達夫

叶圣陶手迹

叶先生这次破例挥毫，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人题写书名，五个字苍劲有力，十分难得。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把它寄给出版社，要求他们印在拙编封面，把另一幅刘海粟先生的题签印在扉页，出版社当时并未提出异议。万没料到拿到样书一看，封面和扉页所刊均为刘先生的题字。惊讶之余，火速驰函出版社询问，始知因技术原因，没有使用叶先生的题签。这真是令人遗憾之极。叶先生对拙编一直关心，多次问起何时可以出书，待到书终于印出，他老人家的题签却弃之未用，叫我如何向他交代？想来想去，只能再请金林兄辗转说明原委，恳求谅解。尽管叶先生宽厚，没有责备我，但我总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值此沉痛哀悼叶先生之际，把这幅未刊题签公之于世，作为对叶先生的一个纪念。

（原载 1988 年 4 月香港《明报月刊》268 期）

刘延陵忆郁达夫

1983年初，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集一本《回忆郁达夫》，广约海内外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各界前辈撰文，意在为郁达夫研究保存若干重要的史料。远在新加坡的五四诗人刘延陵与郁达夫在星洲时期时相过从，自然也在被约之列。刘老不顾年事已高，极表支持，一口允诺。不料没过多久，刘老身体违和，一时难以完稿，万不得已，在7月12日致我的信中表示：“前承命写忆郁文，本乐予附骥。奈因俗事太多，屡次执笔愆期，实觉抱歉万分。迁延至六月底，决心拂尽琐务，一意属稿，且已草成数页，继续前进。不料忽患重伤风，寒热交作，卧床十日，今体温虽已如常，而咳嗽余波未尽，并且神疲力倦，无力构思，不知何日才能复原。如再求展期，固然没法启齿，且恐因此拖延尊书出版之日期，更加愧对”，因而提出豁免供稿的要求。我以为以刘老与郁达夫的交谊，拙编缺少他的大作，未免可惜。恰巧当时也在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得知此事，就自告奋勇，于该年12月4日走访刘老，又根据刘老的回忆亲到新加坡虎豹别墅勘查，整理完成了一篇关于郁达夫的谈话纪录。但刘老翻读之后，在感谢郑先生之余，觉得还需再作补充修改，嘱我暂勿收入拙编。为尊重刘老本人的意愿，我只得照办，尽管不无遗憾。

这份纪录稿就这样在我手头一搁就是6年。去年10月18日,刘老在新加坡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令人深感悲痛。今年11月上旬,郑子瑜先生来上海,我们谈起刘老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卓越贡献,也谈到刘老母校复旦大学的出版社有出版刘老诗文集的打算,我就想起了这份纪录稿。刘老晚年很少动笔,这份纪录稿虽然刘老生前未及修改,不能看作最后定稿,但毕竟是根据刘老口述整理而成,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仍然很值得重视。经与郑先生商量,不敢永藏私篋,决定将其公之于世,供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考。刘老如果泉下有知,想必也会首肯的吧?

下面就是这份纪录稿的全文:

达夫先生和我同是五四时期的作者,他是创造社的健将,我只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小兵。他擅写小说、游记和旧体诗,风靡文坛数十年,我只写了几首新诗,凑凑热闹。也许是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推理法那样吧,那时候的暨南大学负责人,以为我会写作必定会教书和批改习作,于是邀请我在暨大执教,这一教竟教了许多年。不幸我因为用脑过度,脑子出了毛病,不时发痛,医生劝我不可再教书,同时也应该少写作或是停止写作,理由是教书和写作,都要煞费脑力,会加重我的病情。又劝我最好从事于劳力多而劳心少的工作。这虽不至于宣布我的死刑那样可怕,却也是可悲的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者,对劳动该是热爱着的,无如我到底是文弱书生一个,又怎能从事于劳力的工作呢?

然而我终于辞去了大学的教席,想找一份虽劳心又不太劳心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我自问对英文的读解能力